

胡小胡 著

蓝城

新版增补本





作者简介：

胡小胡，祖籍浙江余姚，1945 年生于江苏淮阴。家为书香门第。5 岁时作童谣云：“月亮睡觉去了，星星在天上站岗，不让太阳来。”14 岁有志于文学。18 岁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爱好音乐、美术、足球。34 岁发表处女作《阿玛蒂的故事》，并加入中国作协。36 岁至 41 岁在辽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现为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总工程师，间有建筑作品和文学作品问世。



大方玻璃厂厂长蒋畏安很有企业家的角色意识，这不知是因为舆论宣传的影响，还是因为他本人的素质，衣冠楚楚，思路清晰，行事果断，起码他主观上想在外人的眼里留下如此印象。中国的企业家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角色意识，却是很难讲清楚的事情。好在当今是企业家踌躇满志的年代，他们的作派和行为比他们的前辈有了更多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蒋畏安，四十一、二岁年纪，因为年轻时候喜欢运动，走起路来总是摇晃身躯。三天前他刚从纽约飞到北京，今天要从北京飞回大连。

因为事前通过电话，蒋畏安到了北京机场便顺畅地找到阿朋。阿朋黑瘦而结实，面孔和身板像是金属敲打成的。他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穿一身制服，一双黑眼珠定定的，身材足有1米90，那双眼睛在熙来攘往的大厅里像是吊在半空中。他手里抱着一大盒中国航空食品公司的生日蛋糕。“小舅子”，蒋畏安想到这个称谓，这个称谓带有春节电视晚会亦庄亦谐亦调侃亦滑

稽的味道。阿朋见到蒋畏安便笑嘻嘻的像个大孩子，问姐夫在纽约玩得怎么样，和姐姐吵架没有，生意谈得如何，逛没逛 42 马路，然后拍拍姐夫的肩膀：“这蛋糕是给哪个女孩的？”蛋糕确实是给女孩子买的，漂亮的吴怨小姐。吴怨小姐的爸爸是蒋畏安的中学同学，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他们又是过从甚密的朋友。蒋畏安在洛杉矶曾打电话给吴大欣，向他咨询中美合作项目的法律问题。吴大欣谈过正事便说：“伙计，圆圆过十六岁生日，你从纽约带个生日蛋糕来吧。”真想得出！从纽约到北京，十七个小时飞机，到了北京还要耽搁两三天，同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表见面，同国家建材总公司的官员打交道，回家看父母看儿子，把妻子给儿子买的“苹果”电脑的提货票交给弟弟，叫他去办理。等他把这一切事情办完，再回大连，生日蛋糕早就干巴啦！还是叫阿朋买合适。航空食品公司的蛋糕也不错，不比“三宝乐”的差，价钱也便宜。在纽约买个像样的蛋糕还不得五十美元？你吴家大小姐的生日也太排场啦！“喂，我说，姐姐是不是要和你离婚？”阿朋狡黠地笑着，一双黑眼球忽地推到在他跟前。“你还不想说，是吧？我走了，我正当班呢！”阿朋把蛋糕交给蒋畏安便回东卫厅去了。这小子！

蒋畏安去办登机手续，可是广播里报告，北京飞往大连的 6132 航班晚点一小时十分钟。可能是七号台风影响吧。那边的飞机还没有起飞。蒋畏安无奈，一只手提蛋糕，一只手拖着蓝色的钢板箱上了二楼。他先到工艺品柜台转了转，又到跑马廊前的和式酒吧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中国民航的晚点司空见惯，服务态度又差。国际十大航空公司排名，中国民航排在最后一位。从纽约回来，按照惯例，每位乘客可以在飞机上买两条免税的美国香烟。可是蒋畏安乘的航班，卖到一半座位便宣布告罄。后来蒋畏安在厕所旁边听两个空姐说你留几条她留几条。空

姐们面容也妩媚，制服也得体，声音也温柔，谈的却是私分。咖啡来了，一杯高价的雀巢咖啡，一小罐淡奶，两块方糖。蒋畏安点上一支烟，那是妻子在纽约丢给他的骆驼牌，很凶。楼下是拥挤的喧闹的大厅，兴奋的或者疲惫的红男绿女，乘飞机的旅客服饰更花哨些、考究些。十数位身材高大的穿白色西装的运动员聚集在大厅的一侧，可能是国家队的排球选手或者篮球选手。他们要去哪儿？去参加奥运会的热身赛吗？窗外是广场，一排排小汽车、面包车。下了两天大雨，雨过天晴，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骤增，使人亢奋。不知吃过合成类固醇是什么滋味，那是怎样一种亢奋？格里菲斯·乔伊娜，那个妖艳的黑白混血的女飞人跑出 10 秒 49，令人难以想象。她吃类固醇吗？大雨是因为台风，台风影响到北京的天气，蒋畏安一大口喝掉大半杯咖啡。

一位小姐走进酒吧，小姐手里提一个老大的牛津包，背后还拖着一个钢板箱，红色的钢板箱。带这么多东西上楼，也不嫌费劲儿！小姐四下望望，眼睛停在蒋畏安身上。蒋畏安靠在椅子背上，一副悠闲的神气，毫不退缩地盯住对面的小姐。小姐的目光大胆而又清爽，还带了那么一点温柔。她向前走了几步。

“这位子可以坐吗？”

周围空闲的位子有的是，空闲的桌子也有，她偏要坐这儿。

“当然。”蒋畏安点点头。

“谢谢。小姐，我也要一杯咖啡！”

她招呼服务小姐，而且“也要”一杯咖啡。她约莫二十六、七岁，俏皮的眼睛和俏皮的小嘴，真丝上衣，牛仔裤，平底羊皮鞋。她的头发不长不短，做得考究而不招摇。她大概刚从香港来，这种发式北京是做不出来的。

一杯雀巢速溶咖啡，一小罐淡奶，两块方糖。她啜一口咖啡，两只眼睛弯弯的，对他翘起了嘴角。他看着她，她却看着小桌上的生日蛋糕。

“嘿，这蛋糕不错，机场买的？”

蒋畏安点点头。

“送给女儿的？”

她看见蛋糕上“园园生日快乐”几个字。

“不，是给一位小姐。”

“哦……”她似乎恍然大悟，立即觉出自己的语调过于意味深长了。“这蛋糕的颜色……怎么说呢？很清爽，很怡人，真不错。您在等飞机吧？我也是。”

“您不喜欢单桌独饮。”蒋畏安出于礼貌，撇灭手中的半截香烟。

“是啊，旅行总是这样，大家随便说说话，等候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您是从外面回来的？”

“您怎么知道？”

“直觉。”

“男人也凭直觉吗？我刚从纽约回来，我在那边工作。”

“哪一天？”

“三天前。”

蒋畏安也是三天前那趟飞机，并不曾见过这位小姐。那趟飞机人不多，空了一半座位。

“是中国民航吗？”蒋畏安问。

“我坐的是加航。加航票价低，往返只有八百四十美元。泛美也比中国民航便宜，往返票一千二。不过加航绕道走，多伦多，温哥华，再飞北京。除了国内出公差的人，谁也不坐中国

民航，服务差，票价贵，单程就九百呢。”

她那么熟悉，那么轻松，好像在说家门口的公共汽车。

“您是去大连吗？”她问。

“您怎么知道？”

“嘻嘻，直觉。您大概是政府官员。您的奥耐尔牌领带是在纽约买的吧？”

他的粉红色领带是MMG公司的副总裁哈里先生送的，要一百八十美元一条。那是在匹兹堡，不是在纽约。

“我也去大连。”小姐双手托着咖啡杯，笑咪咪的。

“啊……”

“可是我没买到票。6132没票了，售票处叫我等6124，叫我过一会儿去看。说不定今天飞不了了，急死人！”

6132正点起飞的时间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晚点了一个多小时，6124要等到半夜去了。蒋畏安一时觉得单身出门的小姐真有点可人怜了。她还是大连的，蒋畏安方才觉得她的普通话中夹着大连味儿。

“您好像不是大连人。”她说。

“我在大连工作，太方玻璃厂。”

“您是厂长吗？”

“对。”

“您到美国谈生意？考察？”

“谈合资项目。”

她显得熟稔了，向前拉一拉椅子。

“我家在旅顺。我丈夫、儿子在等我，我急着回去，三年没回来了。您能帮我的忙吗？您好像认识机场的人，我在楼下看见您和一个机场的高个子小伙子说话，是亲戚吗？我就跟您上楼来了——真对不起！”

蒋畏安笑了，对这么有办法的单身女人，您完全不必为她担心。

“刚才是我的内弟，请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

蒋畏安起身到吧台打电话。接通了，阿朋说有办法。

“我们到售票处去吧！”蒋畏安说着招呼女侍结帐。

“我结过帐了。”她说。

这女人真是乖巧得很，在她无求于人的时候也如此吗？

随后，两位陌生的旅伴去买机票，排队领登机牌，托运行李，拎着牛津包和生日蛋糕通过安检，通过皮带通廊上西卫厅，直到坐在 MD——80 飞机 23 排的 A、B 两个座位上。蒋畏安忙了一头汗，除了得到一杯咖啡还得到十几个“谢谢”。一个五千人大的工厂的厂长，如果在大连，他会这样干吗？他自己的公文箱还由秘书提呢。这一切完全出于女人的狡猾？或者出于男人的弱点？被一个漂亮女人支使得团团转，无所顾忌地团团转，倒也挺畅快。这种畅快还在于使他排解了在纽约同妻子的不快。她现在是他的旅伴。她娇俏可爱。蒋畏安喜欢漂亮女人。

6132 航班直到七点五十分方才起飞，北京城已是一片灯火。蒋畏安的肚子咕咕叫，这顿晚饭要挨到十点钟以后去了。纽约来的少妇好像并不饿，她上了飞机便闭上眼睛，这会儿早过了邯郸城。他妈的，这小娘们上了飞机什么事也没有了，连句客气话也没有了，呼呼便睡。她的睡相也不好看，眼角的皱纹全出来了。她肯定有三十岁。她是公费出去还是自费出去的？“我在那边工作”，说的好不自豪。她是不是在唐人街的粤菜馆子里刷盘子？或者在哈莱姆区的街头卖报纸？她也许能够找到不太低下的工作，因为她很会做女人。会做女人就可以了吗？东方和西方虽然都是男人的世界，做女人的方式毕竟有所不同。她是想把丈夫和儿子也弄到美国去吗？她不怕叫人筋疲力竭的折

腾？她不怕忍受叠加的渴望和叠加的失望？她丈夫是做什么的？她是知识女性吗？她的文化水准和她的社会经验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可爱的。他想到自己过了四十岁反而对年轻女人更感兴趣了，是因为妻子长期不在身边吗？是因为冷漠的妻子的产态？是因为社会观念西化和传统的毁弃？还是因为他的本性？他到了应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年龄。这次美国之行使他大为振奋。MMG 是美国最大的建材工业集团，一百年历史，年营业额五十多亿美元，七十余生产厂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墨西哥和台湾。蒋畏安念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家公司。此番他将和 MMG 合资，在大连开发区建一家浮法玻璃工厂，投资一亿美元。哈里副总裁，那个谢了顶的美国胖子，给他一支雪茄，活脱当年的丘吉尔。哈里先生是可信赖的合伙人。

纽约来的少妇坐在靠窗的 A 号座位上，蒋畏安坐在中间的 B 号座位上。靠近通道的 C 号座位坐了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将近五十岁，谢顶，脸上油光光的，汉语讲得很流利。他不大像个旅游者，单身旅行，又不坐头等舱，穿着随便。大概是哪家公司的驻华代表。他对中国民航的评价如何？日本公司在中国的代表机构多得很，北京的不说，大连就有伊藤忠、小野田、住友、三菱、野村，等等。还有那个结城，蒋畏安同它打过交道的结城。

麦道飞机在夜空飞行，呼气若兰的少妇不觉把头偏到了蒋畏安的肩上。那是飞机大转弯的缘故。到大连了，他看见了富丽华酒店的灯光，金带一般的香炉礁立交桥。怎么还不降落？怎么一个劲儿地大转弯？扩音器传出空姐的声音：各位旅客，因为台风影响，大连机场地面风力过大，无法降落。本架飞机现在飞回北京，请原谅。接着是用英语复述。飞机上骚动起来，有

人站起身，有人小声咒骂，更多的人嗒然若失。纽约来的少妇抻起了长长的玉颈。

“到大连了？”

她的大梦初醒的憨态把人逗笑了，日本人也笑了。

“到了，”蒋畏安说。“在大连上空转了几圈儿，现在飞回北京。”

她弄清了原委，哭笑不得。

“这可好，白兜圈儿！中国民航这回比加航还便宜。”

“我比你便宜，这是第二回了。”日本人说。

大伙儿又笑了。

“厂长先生，”蒋畏安的旅伴打起精神。“我白受了你的人情。”

“就当 I 受了你的人情，请一位小姐出来兜兜风嘛！”蒋畏安故作轻松地说。

“好不潇洒！”

蒋畏安知道，大连国际机场是在日本人当年修建的旧机场上扩建成的，主跑道东西走向。看风玫瑰图，大连的季候风是南北方向，机场的跑道极不合理，一遇大风，飞机便不能起降，横向来风会把飞机掀翻。不知市长大人是否吃过不能降落的苦头。

6132 航班返回北京，一百多人闹哄哄地在行李间等了半个小时，又闹哄哄地上了两台大客车。大客车一直向西开，从三元桥上北三环路直奔北京城的大西头，开到一家农民办的名为“金龙酒店”的土不土洋不洋的旅馆门前。此时已过午夜。人们闹哄哄地进门厅，闹哄哄地上楼，七嘴八舌地抱怨和咒骂。有说明知有台风，为啥还要飞；有说找到了这么一家蹩脚旅馆，离开机场好远，管事的不知收了多少回扣；有说机场的工作人员大呼小叫，像驱牲赶口一样叫旅客上车下车。蒋畏安提了自己

的箱子，又提了纽约来的少妇的箱子，把生日蛋糕交到少妇手里。一个小伙子唱道：“遥望着星星的星星的闪动，放射着闪亮的闪亮的光芒……”那是费翔的《午夜星河》。这么晚了，洗澡的热水没有了，晚饭也没有了。“多么动人的夜景，我陶醉在午夜星河。”幸亏少妇拿出一包挤碎了的克力架，不然饿昏了头的蒋畏安马上会把吴怨小姐的生日蛋糕几口吞下去。那边又乱套了，把素不相识的男客和女客分派到同一个房间。蒋畏安和纽约来的少妇倒没有分派到同一个房间，虽然他们已经相识了十几个小时，意外的天灾使他们显得特别熟稔。还有几个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也同样遭了灾，想来他们更加沮丧。蒋畏安吃完克力架便和一个老者进了同一个房间。这老者纳头便睡，入梦极速，且鼾声奇响。蒋畏安又困又乏又难入睡。明天如果还不能起飞，吴怨小姐的生日晚宴就赶不上了，蛋糕只好自己享用，还可以分些给纽约来的少妇。妈的，真晦气！

过了好一会儿，蒋畏安迷迷糊糊将要入睡，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看着对面的老者动也不动，真好福气。找谁的电话？谁会半夜来电话？电话铃继续响，蒋畏安拿起听筒。

“是 509 房间吗？”一个女人的声音。

“对。”

“是我呀？”

是纽约来的少妇。蒋畏安一惊。他至今不知她的名字，她也不知他的姓氏。

“你……有事吗？”

“厂长先生，请您来一下。”

蒋畏安顿时哑了，夜半约会，好不潇洒！这种现代派真叫人吃不消。她在美国也是如此？送行李的时候，他到过她的房间，是一间单张床的小房间。在这一切都不方便的旅馆里，只

有小房间和电话方便。他想她白天是否眉目传情。

“这么晚，有事明天再谈吧。”蒋畏安说。

“不行，您快过来！”

好急切。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她虽然拿的是中国公民的出国护照，可是她不是从纽约回来的吗？也许她的丈夫根本不在大连，她会撒谎。会做女人的女人。

“现在过去吗？”

“对。”

蒋畏安看看表，一点四十分。他穿好衣服下楼。

她穿一件亚麻睡衣给他开门，露出滑爽的颈项臂膊。她可真够劲儿！她似乎有些慌乱，脸还红着呢！她并不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何至于如此！蒋畏安略一踌躇。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进入角色。

“对不起……”她说，示意他坐下。

他没有坐，望着她。

“是骚扰电话，有个洋人，接连来了三次电话，真受不了！”

哦……好玄！对付女人要是有特异功能就好了，一打眼便参透对方，免得搞错。

“洋人？”蒋畏安问。

“日本人，就是我们邻座的那个。”

“他怎么说？”

“他说他要来。还说让我上他那儿去。”

“就这么回事儿？”

“他还说脏话，中国人的脏话他全会！”

蒋畏安看她确实有点紧张的样子。

“这有什么！从美国回来，这点事还没见过？不理他就是了。”

“他一个劲儿打，你受得了？”

“不接。”

“他要是万有能钥匙，开门进来怎么办？你看这门，就是一个圆把锁，连安全销都没有。”

蒋畏安笑了，这会儿他在沙发椅上坐下。少妇站在对面，倚在写字台前，她的赤裸的双脚叠交着，是那么小巧而诱人。她的双臂叠交在胸前，从而拥起了双乳和那两颗在薄纱下面清晰可见的乳头。他还是没有特异功能。

“那鬼子住多少号房间？”

“223。”

蒋畏安拨 223。接通了。

“喂，你是日本客人吗？”

这一招叫纽约来的少妇吃惊不小。

“喂，喂，你听清楚了吗，我是金龙饭店保卫科。”蒋畏安用眼睛向少妇笑笑，少妇也笑了。“你是不是往陌生女客的房间打电话？我是说骚扰电话……有这回事吗？喂，要尊重驻在国的法律和习惯，起码还应该讲点文明……什么？没打？没打更好。你有事可以到保卫科来谈谈，我们就在一楼……对，对。”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行了，”蒋畏安放下听筒。“鬼子不会再打了。”

“谢谢您！”又是谢谢。“厂长大人，我们还没认识认识，可是今天一整天全亏您了！您有名片吗？”

“嘻，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我叫黄菁，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字。”

蒋畏安大吃一惊。

“你就是黄菁？你认识我太太沈昌宁吧？我是蒋畏安呀？”

“啊……”



韩紫屏没有把邱人龙让进家门。她看见邱人龙的汽车停在门外，便匆匆地跑出门来。邱人龙正在锁车，看见韩紫屏，停下手，嘴角轻轻地咧开，露出一副亲切的询问的神情。

韩紫屏忽然觉得失礼，便止住脚步。

“到家坐一下吗？”

“你不想请我坐，我怎能强人所难呢？走吧，办事要紧。”

邱人龙的声调轻柔柔的，同他高大的身材极不相称。一副迥异于平常的腔调，一副邱人龙用来对付女人的腔调。他在别的女人面前是否如此，韩紫屏不知道。同他结识十年了，他永远这样殷勤。邱人龙穿一件红蓝格子衬衫，一条牛仔裤，一双老人牌拷花皮鞋。这双意大利皮鞋要值一百五十美元。他的车也漂亮，浅咖啡色烤漆的道奇，无级变速。这份派头，在整个大连市也是数得着的。邱人龙打开前座车门，韩紫屏却钻进了后座。“坐前边吧。”邱人龙恳求的声调柔得有点发腻了。

“不，我喜欢后边。”

邱人龙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便推上后车门。恰巧韩紫屏伸手拉门，眼见着车门碰了她的手指。邱人龙赶紧拉开车门。

“碰着了？”

“没关系。走吧。”

邱人龙发动了汽车。道奇牌汽车从云山街向南拐上高尔基路。韩紫屏偷偷地揉着手指，不想让邱人龙看见。上次见到邱人龙，是去年春天的事情。一年多没有见面，忽然打电话求人，韩紫屏也觉得唐突。为了给女儿作生日，她几天前就托人买鱼虾海鲜。可是事到临头，托付的老兄却找不到了。韩紫屏一着急就给邱人龙打了电话。她想到可爱的女儿对生日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她想到在高朋满座的家中显露一下女儿和显露一下自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舍下面子求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邱人龙是有求必应的，只不过韩紫屏不愿意求他而已。电话打过去，邱人龙便上门来了。他要开车拉她到旅顺去，那里的冷库是他的“关系户”，“很方便啊！吴太太的事，我当然要亲自办。”他在电话里如此说。他当面从没有称她过“吴太太”，真是的，这种人招惹不得！

道奇牌汽车开上中山路，开过正在兴建的大连体育馆和游人如蚁的星海公园，开上通往旅顺的公路。风很大，车身在呼呼的风声中发飘。由于台风的缘故，这两天大风大雨不止。左面是海，右面是山，茂盛的摇晃的林木把狭窄的海滨公路挤得扭扭歪歪。公路上车很少，开大了冷气吹在韩紫屏的发梢和颈项上。郊外的景色，大风，冷气，给两个人的车厢罩上一种特别的气氛。邱人龙一只手把方向盘，另一只手夹住香烟。他狠狠吸烟的表情恰似万宝路香烟广告上的中年牛仔。

“怎么又想起我了。我想，你早把我忘了。”

韩紫屏靠在后座上，不吱声。

“我知道你烦我。”

他拨转后视镜看她。

“我这个人就爱说实话，不中听。”

她还是不吱声。

“我打算送园园一件生日礼物。”

“不，不用。”

“一件小礼物。”

“今天这就行了，我就谢谢你了。”

她知道今天拉多少鱼虾海鲜他都不会收钱的，因此她也没有准备付钱。

“明天的生日晚宴没我的份儿吗？”

“你可以来。”

“连个‘请’字都没有？”

“请你，我和大欣请你。”

十年，人生的十年。十年前，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新生，韩紫屏和邱人龙同时进了大连大学的校门，在物理系同一个班。那时的韩紫屏是二十七岁的少妇，袅袅婷婷，普通话夹着吴侬软语，看上去就是个水灵灵的江南小姑娘，谁也想不到她已有个六岁的女儿。邱人龙比她大五六岁，也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他念书不行，成绩老在后面，可是社会经验多，能说会道。从开学的第一天起，他就缠上韩紫屏了，在教室里缠，在宿舍里缠，在马路上缠。他那对骨碌碌的眼睛就盯住你的胸，你的腿。韩紫屏打心眼儿里没瞧起邱人龙，一身土气外加一身江湖气，叫你吃不消。后来她忍无可忍，打了他耳光。这件事在学校闹开了，邱人龙得了个记过处分。可是事隔不久，邱人龙依然故我，那种百折不挠的劲头叫韩紫屏一想就害怕。同学四年，韩紫屏没有给邱人龙半点便宜，邱人龙没有

让韩紫屏一刻安宁。疲惫不堪的韩紫屏不得不承认面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大男人的的确确爱着自己，于是也生出几分怜悯之心。女人嘛，心肠都是软的，何况韩紫屏这样娇嫩的女人。她知道给他一个笑容，他就满心欢喜；跟他说一句话，够他高兴三天；托他办一件事，他会感激涕零。他就是这么贱。

毕业以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他也没有了缠她的条件。有几次他来，她都躲开了。她在师范学校教书，他则进了一家大企业。过了两年，韩紫屏听说邱人龙辞去公职干个体户，办了一个什么“大港公司”。在大连市，大学毕业生辞职单干，邱人龙是头一个。一天吴大欣拿回家一张《大连晚报》给韩紫屏看，上面报道了邱人龙和他的大港公司，“这家伙豁得出来，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吴大欣这样议论。又过了一年，听说邱人龙发迹了，两笔买卖赚进七、八十万。过了不久，买卖犯了事，邱人龙又进了局子。吴大欣是律师，回家把邱人龙的案子讲得绘声绘色。他倒不是出气。邱人龙同妻子的瓜葛吴大欣是清楚的，他是个豁达大度的人，而且深信出身名门的妻子绝不会看上邱人龙这样一个土佬帽儿。邱人龙在局子里蹲了一年，出来了，无罪释放。他的大港公司宣告解散，他又当上了“大新公司”的经理。这可不是旧上海的同韩紫屏外公家的先施公司齐名的“大新”，而是一家80年代在北方港口城市大连建立的说不清是集体的还是私营的公司，邱老板全权管辖的公司。邱老板到底赚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

也许是两年以前，韩紫屏在友好广场的小天鹅舞厅与邱人龙不期而遇。她是同几个同事一道去的，学校工会买的舞票。她虽然喜欢跳舞，却是从未自己花钱进舞厅。在明灭闪烁的灯光下，她看见邱人龙独自一人坐在火车座里啜饮，面孔呆板，目色凄迷，时不时甩出几张大票子，点几首情歌，那阔绰那空虚